

以记忆关照现实的创新之作

——读艾平散文《阿哈的金牌》

◎ 蕊籍



艾平近年文学创作非常活跃，佳作频出，屡获奖励，这是她较强创作实力使然，更是她不知疲倦、频繁深入生活的结果。她的散文新作《阿哈的金牌》发表于《百花洲》2024年第5期。这篇散文延续了她的散文以往立意高远、自然真实、文采飞扬的特点，也体现了艾平勤于思考、勇于创新的创作状态。研读《阿哈的金牌》会发现几大亮点，比如选题睿智、具有家国大爱情感、叙述视角创新、人物形象刻画真实、人物关系设计新奇、民族民俗活动描写精彩等，是作家在以往创作经验基础上的再次思考与飞跃。

《阿哈的金牌》选题与叙事独具匠心，契合时代大主题。鲁迅说：“选材要严，开掘要深”，这篇散文就体现了这一点。作家以敏锐的目光捕捉到20世纪70年代下乡知青插队到呼伦贝尔草原，与当地蒙古族融为一体“石榴籽”主题，综合使用纪实、叙事与抒情等多种表现方法塑造了牧民呼和勒阿哈的真实形象，讲述了在牧民哥哥呼和勒阿哈指导下，知青弟弟“我”由牧区生活“小白”成长融入民族文化和生产生活的历程；通过象征最高荣誉与家国大爱的1959年全运会博克金牌在蒙古族牧民、汉族知青与蒙古族下一代3个人手中传承的故事，形象生动地再现了20世纪70年代至今，广大牧区民族团结的历史事实，使“石榴籽”主题完美呈现，为北疆文化建设增添了一个文艺范本。

《阿哈的金牌》结构布局与叙事策略考究，体现了作家在艺术上不断超越自我、勇于创新的精神。作品选择第一人叙述，呈现出一个显性的“我”，一个隐性的书写者，这样处理不仅增强了往事的真实感和可信度，也使作品拥有了共情力与艺术感染力。“我”的讲述采取了总分法，先总括“记忆”的深根，奠定了散文的历史感和凝重风格；再展开叙事的枝脉，并以自然生态的描绘与民俗文化现场展示贯穿其中。尤其是，以“斑驳沧桑的金牌”设置悬念，体现作家谙熟读者心理，很好地弥合了文本与阅读的心理距离，使二者产生共情力，展示了一位成熟作家的智慧与创作能力。

清代王原祁曾说：“如命意不高，眼光不到，虽渲染周至，终属隔膜”。艾平深谙此理。《阿哈的金牌》一大特点便是立意高远、主题明确、思想深刻，反映了生活的本质和主流。作家没有把笔触停留在擅长的草原自然风光描绘上，也没有停留在民族文化的展示与传播方面，而是重点刻画牧民形象以及讲述下乡知青融入草原的过程的细节，有血有肉，栩栩如生，昭人以理，动之以情，使民族传统文化、边疆民族团结如“石榴籽”主题具象化、可感知、易领悟。

首先，作品中的牧民和知青共有热爱祖国、热爱家乡的深情。山河辽阔，岁月悠长，家国情怀是我们永恒的旋律。作家把握住这一点，把人物推举到高处，使人物可敬可亲。呼和勒阿哈是个“干部型牧民”，他站位高，格局大，又亲民爱民，有血有肉。“呼和勒阿哈心里装满了对草原的热爱”“阿哈是草原上少有的见过世面的人，也是草原上的牧民最信任的人”。阿哈带领牧民和知青“打马印”“雪夜寻羊”“战胜野狼入侵”等情节，都集中体现了这个群体不一样的背景、却同样的爱国、爱家园的赤子之心、集体主义襟怀以及坚韧不拔的性格。

形象阐释呼和勒阿哈和“我”的关系也是作品的重点。二人一个是牧区干部，一个是下乡知青；一个是草原生产生活“导师”，一个是因崇拜而追随他的“学生”。“我”传承了阿哈的禀赋，由下乡知青成长为草原男子汉；阿哈把他最珍贵的、代表他一生最高荣誉的金牌送给“我”，让我不要忘记草原；最后“我”又回到草原把宝贵的金牌还给了阿哈的孙子，并由抱起博物馆永远收藏，寓意可谓深刻隽永。这种传承很特别，不仅是“三代人”的传承，更是跨越了民族的传承。知青来到陌生的草原，正因为有众多“阿哈”的接受、关爱，他们才获得了温暖、动力和希望，才有了第二故乡。草原母亲敞开博大的胸怀，拥抱了中华民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，因而，天人合一、敬畏自然的游牧文化，依然通过知青一代，获得了

更大的传播场景，同时，在草原的孩子们学会汉文的那一刻，草原走向现代生活的脚步已经悄然起步。

作品主要人物形象刻画得逼真传神，也是作品产生艺术魅力的重要因素。作品描述了牧民、知青、干部、额吉等多个人物，作为重点刻画的阿哈，在艾平的笔下，是形神兼备的艺术形象，是见多识广的草原新型牧民典型。他精神笃定，自信乐观，坚毅勇敢，吃苦耐劳，既是国家干部，更是草原生产与生活的能手。他蒙古语、汉语兼通，带领牧民和知青生产创业，走向繁荣。他对知青的影响，不仅仅是教会知青劳动，更是用博大的胸怀接纳知青，用强大的精神力量感染知青。其次，阿哈有丰富的草原生存经验与本领。比如描写阿哈摔公牛表演，非常生动精彩，不仅把阿哈的草原生存智慧和技能展示得淋漓尽致，而且也给出知青树立起榜样。阿哈不仅传授技能，更传承文化与情怀。他教会了知青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观念，“呼和勒阿哈告诉我，那大雕兴许巢里有小崽，才冒险掠食，长生天公平，让它厉害，让它和人一样能活80年，人该敬着它一些，给它一只羔子就给它一只羔子吧，羔子早晚回来，只不过你不认识了，也许是一只鸟，也许是一片白蘑菇，反正不会离开这片草原……”

知青想家了，阿哈就带他们去草地挖野菜，他说这些野菜都是羊群和马群给我们选出来的。这些看似异常的观点，却蕴含着深刻的生态和谐道理。正是阿哈的感召力，使知青越来越有主人翁意识。阿哈形象站立起来之后，知青对他的敬佩与依恋也显得更加真实。

艾平生长在呼伦贝尔草原，又经常深入牧区采访，占有鲜活的第一手素材，对蒙古族民俗风情烂熟于心且能精彩描述。因此，《阿哈的金牌》以历史文化底蕴深厚而呈现出文化散文的特点，是她把现代文明与传统文化相结合进行创作的有益尝试。

艾平是描写蒙古族民俗活动的高手，《阿哈的金牌》的一大亮点，也

是最吸引读者之处便是绘声绘色描述草原的民俗活动。放马、驯骆驼、打马印、战胜恶劣天气等现实生活素材经过艾平加工，就是精彩的文学现场。比如打马印一节就描写得非常细腻生动，同时，作家也擅长使用特定环境中的特定语言，使作品风格独特，产生令人久久不忘的美学效果。

抒写草原与森林美景是艾平的强项，她以个性化的敏锐和视角，选取读者陌生的物象描写，常常使读者眼前一亮。比如“露水如绸”的比喻就很独特，很有想象力。白桦树“树节如眼”，形象新奇，足以调动起读者的想象与美感。尤其是叙写“雪夜寻羊”“暴风雪如猛兽狂怒”“雪片如蚕人的巨峰”，不仅强化了雪夜的气候恶劣，也突出了人物寻羊的难度，突出了主题。作家一贯喜欢在作品中把描写与抒情两种叙述方法相融合，进行淋漓尽致抒写。比如写“我”再回草原，有一大段对天空、太阳、大地、百草、花朵、羊群、马群的描写，作家用“我”之心灵的激动与喷发，使作品的家国大爱情感冲上了巅峰。

《阿哈的金牌》格调凝重温暖。讲述牧民满怀柔情，如阳光普照草原；而讲述牧民奋力抗击恶劣气候与自然灾害，则满怀怜悯，痛彻心扉。比如描写暴雪突袭，羊圈狼藉，异常惨烈，撞痛了读者的心。“雪夜寻羊”制造了严峻、惨烈的氛围，叙述节奏急促，险象环生，每一步都是对人物的重大考验，提高了阅读的紧张感。这些描写使情节悬念频出，张弛有度，给作品整体奠定了凝重浑厚的格调。若都是严寒、艰辛、抗争、奋斗的凝重，那么作品就会陷入沉重，而作家让主要人物彼此关怀、牵挂、舍身相助，整个作品又呈现出暖意融融的氛围，温暖人心，指向未来，达到了至高的境界。

《阿哈的金牌》是艾平又一力作，是她热爱草原、讲述草原的再度奉献。作品以往事进入现实，容敬畏自然的生态理念、风格鲜明的文化色彩、民族团结的温情与力量于一体，获得了在当代中国散文中不可低估的美学价值和艺术魅力，也是她推进新时代文艺高质量发展积极探索与实践。

像自然一样思考

◎ 赵筱彬

近日，《草原》杂志“像自然一样思考——散文与自然生态写作的可能性”研讨会在内蒙古呼和浩特举办。本次研讨会由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、内蒙古文学杂志社主办，内蒙古文学馆、《草原》杂志承办，来自全国各地的作家、评论家孟繁华、陈福民、官布扎布、鲍尔吉·原野、赵海忠、艾平、庞余亮、兴安、阿霞、王燕、项静、钟媛、昌达、晓角、谢春卉、刘惠春等参加研讨。

《草原》文学月刊紧紧围绕“握时代脉搏，发时代之声”的使命任务，为打造“北疆文化”品牌贡献文学力量，2021年联合国内多家报刊率先发起“自然写作”倡议，并开设“自然写作”专栏，汇聚全国著名作家和评论家的力量，通过组织“自然写作营”和“生态文学论坛”等实践活动，深入乡村田野、草原、沙漠和原始森林，激发了全国范围内自然生态文学的创作热情，搭建了自然生态文学创作与传播的重要平台，成为自然生态文学领域的一面旗帜，推动了国内生态文学创作的繁荣发展。4年来，《草原》“自然写作”这块试验田在深厚的“北疆文化”浸润下结出了累累硕果，为自然文学、生态文学提供了实践经验和宝贵样本，创作出很多令人耳目一新的作品。目前，“自然写作”栏目共推出自然生态文学作品、理论文章200余篇（组），有80余篇（次）作品相继被《新华文摘》《文艺报》《小说月报》《中国当代文学选本》《中篇小说选刊》《北京文学·中篇小说月报》《文学教育》等权威选刊、选本选载。《散文选刊》《文艺报》《小说月报》《中国当代文学选本》《草原》“自然写作”栏目中的作品进行重点推荐，每年更有10余篇作品入选《中国生态文学年选》。“自然写作”栏目的品牌价值不断凸显，众多自然生态文学领域的名家作品纷至沓来，其中庞余亮的《在那个湿漉漉的平原上》获得了第十三届“万松浦文学奖”散文奖。

会上，专家们以《草原》4年来在自然生态文学领域的努力与探索成果作为样本，探讨了自然生态写作与中国生态观念、自然伦理的关系；在自然生态写作中，作家如何从自然的立场，反观人类自身，建立自然生态文学的主体性；散文如何融合乃至跨界其他文学样式，探索更具审美价值、认识价值以及表现力的叙述文体等话题，为自然生态文学创作提出了建设性的建议。专家认为，自然生态文学具有很强的生产力，是对当代文学的重要补充，给中国文学带来了新的增长点；自然生态写作应该具有生态强国绿色发展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高度与责任；自然生态写作要有科学的视野、博物学的精神，还要与当下社会发生紧密的关联；自然生态写作要防止题材的同质化倾向，注重身心的体验，避免粉饰性和舒适性的写作；自然生态文学要挖掘中国传统的生态理论资源，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自然生态文学理论和实践。

此次研讨，不但总结了《草原》杂志发起“自然写作”及生态文学实践的经验，还针对近年来的“生态文学热”进行了理智的分析和思考。大家一致认为，生态性是“北疆文化”最为显著的特色和属性。自然生态文学在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价值和意义，也需要相应的理论支持，探索自然生态文学的规律和发展方向。《草原》杂志将在2025年贯彻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创作理念，加强自然生态文学理论、开设自然生态文学理论专栏，以文赋能、以文化人、以文铸魂，根据时代对自然生态文学提出的新要求、新任务，把握好文学创作的方向和选题，倡导以文学的姿态直面大自然，以人性的、自然的、审美的、思考的、历史的思想与情怀，表达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人类与自然的关系。



(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源自网络)

地域文化的“活化石”

——读《鄂尔多斯方言大辞典》

◎ 田炳信



甲骨文之前有文字系统么？有，一定有。甲骨文之前有语言系统么？有，一定有。中华民族的文字系统和语言系统，存在一个稳定延续结构。在历史的维度、地理的维度、人文的维度上持续五千年强，历农耕文化、游牧文化、海洋文化而不衰，于两河流域文明、尼罗河文明、印度河文明而独立。

我们都承认，自人类发出群相呼应的那声呐喊，就慢慢由声音形成了语言。有了象形文字后，文字凝固了语言，成为人与人、部落与部落、社会与社会



之间的硬通货。

文字系统，向着两个方向突飞猛进。在西方，象形逐渐被放弃而走向表音。表音文字将语言和文字合二为一，文字不再是图画，而是更抽象的字母，通过字母的组合记录语言的发音。文字就是语言，语言就是文字。

在东方，象形文字不断进化而衍生出指事、形声、会意、假借和转注。人们对文字的解释以及训诂，从文字字义的解释走向文化背景的辨析，文字使文化背景具备了强大的稳定性和可读性。

中华文字成功保存了语言和文字二元化。在汉字系统的发展过程中，形体结构几千年来没有本质的变化，但是汉字的首符始终都是临时借用的，不同的时代、不同的地缘、不同的迁徙、不同的碰撞，在中华大地诞生了无数地方性语言。

同一个汉字，不同的发音，让中国几十种方言，全部整合在同一套文字体系中。在大汉语体系下，各地方言自我适应，自我繁衍、壮大，形成了众多的语言派别，比如

北方方言、赣方言、吴方言、湘方言、客家方言、闽方言、粤方言等。

在汉字强盛的统一性中，由专家学者们了解、记录、研究、释读，又找出不同属地方言的特殊性。方言的研究，成为一件兼具亲近感与紧迫感的事情。同时，方言的研究，也是一件小众而意义重大的文化遗存发掘工程。

内蒙古鄂尔多斯一带的方言，属北方方言中的晋语。“吃了猪肝想猪心，花了黄金想白银”“蛇跑兔跑，各有各的打算”“酸不过浆米罐子，亲不过老婆汉子”“再好的米也有两颗沙，再好的媳妇也有两颗疤”“有酒没菜，不算怠慢；有菜没酒，跋起就走”“瓜地挑瓜，挑得眼花”“喝热汤烧了嘴，喝口凉水吹一吹”。

生活在鄂尔多斯的人们，豪爽大气，语气干脆，声音洪亮，鄂尔多斯方言相较普通话而言，更加生动、有趣、形象。方言的加入，让文字表达更为充分，为普通话语系增添了一份情感的细腻，让语言更有包容性。潜心研究鄂尔多斯方言的孙荣，历数

年著就《鄂尔多斯方言大辞典》，全书385万字，分为上、下两册。上册是鄂尔多斯方言词汇，共收录词条58439条，共350万字；下册是鄂尔多斯方言俗语，其中包括鄂尔多斯谚语15636条、鄂尔多斯歇后语5241条、鄂尔多斯串话1626条，以及民间（四大）串话152条，共35万字。

孙荣著有《鄂尔多斯汉语方言》《鄂尔多斯笑话》《酒场祝辞》《品味时光——孙荣散文精选》等作，其自1999年开始从事鄂尔多斯方言研究，将一大批已经或者正在消失的词汇进行抢救性记载。

这本前前后后编纂20多年的《鄂尔多斯方言大辞典》，给汉语方言库增添了新的一页，对鄂尔多斯方言的研究作出了巨大贡献，成为灿烂的草原文明的又一颗硕果。

每一种语言，都不是独立存在的。每一种语言，都是一种社会现象。翻阅《鄂尔多斯方言大辞典》，透过其厚重、生动、丰富、有趣，去感知其在阳光下传承千百年来所蕴含的精神力量，是我们的目的地，也是作者的初衷。

